新书评介

对《〈清代早、中期会党与秘密社会〉评价》的评价

刘　平

近日，读了《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 年第 10 期由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历史系戴高禄(JeanGuy Daigle)教授和现在该系任教的华裔学者李晟文先生合写的书评《〈清代早、中期会党与秘密社会〉评价》(以下简称《书评》)，发现其文虽短，其论甚大。因本人已将《评价》所评之书译成中文(正在上海一家出版社等待出版)，还翻译过原作者王大为(David Ownby)与该书有关的两篇长文[①]，对该书有些了解。故不揣简陋，略述数端如下。

一、书名之误。1996 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原在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任教、现任职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王大为博士的著作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_Qing China: The Fromation of a Tradition*(《评价》在尾注 5 引用该书名时，将"Formation"中的"F"丢掉了，可能是编辑之误)，《评价》的作者将该书名译为《清代早、中期会党与秘密社会》，其中的"会党"与"秘密社会"名称虽异，但属于同一概念之内函，与英文愿意"brotherhoods"(结拜组织)不符。

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是近世学者对清代秘密会党、秘密宗教及其结社(简称"教门")的合称，20 世纪初，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一文中称："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②]。这种"南会北教"的划分虽然很粗糙，但大致概括了清代秘密社会的分布情形。另外要注意，治民间宗教/秘密宗教史者，其时段并不限于清代。

英文中的 secret societies，可译为"秘密社会"，但更多的是指"秘密会党"或"会党"。秘密宗教及其结社在英文中为 secret religion 或 secret sects，至于 brotherhoods 一词，本意是指兄弟(般的)关系或兄弟会，在中文里，尤其是按王著本意，指的是"兄弟结拜"或"拜把"。结拜之俗在中国源远流长，至于会党，出现于清代前期，活跃于中期以后[③]。王著着眼于兄弟结拜与秘密社会产生之关系及其对社会环境(如移民、械斗等)、社会运动(如朱一贵起义、林爽文起义)的影响，故可将书名简洁明了地译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会党既然出现于清代前中期，故可不加时间限定词)。

二、措辞之误。在该刊第 32 页第一段结尾，《评价》的作用说："(王著)认为朱一贵起义属反清斗争"，而林爽文起义则主要体现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械斗")，而主要非反清斗争"。以往中国学者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概视为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很多农民反抗的起因是十分复杂的，林爽文起义就与拜把结会和"分类械斗"有关。[④]所谓"分类械斗"是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暴力冲突的产物，指的是不同移民集团之间的械斗，其表现有异籍斗、同籍斗、异姓斗、同姓斗等形式，其中尤以异籍斗中之漳泉械斗、闽粤械斗为著。姚

[收稿日期] 2001- 5- 20
[作者简介] 刘平(1964—)，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南京 210093

莹称:“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潮虽粤而亦党漳,众辄数十万计。匪类相聚,至千百人,则足以为乱。”⑤分类械斗在英文中没有相应的词语,美国学者哈利•兰利(Harry Lamley)、王大为等人便以“subethnic rivalry”或“ethnic feud”来指代,直译为中文,当作“亚种群冲突”或“种群世仇”。⑥《评价》的作者不明就里,将王著中的“ethnic”理解为“民族”。虽然清代台湾多有汉、番(高山族)冲突,但林爽文起义的重要起因之一是当时的漳泉械斗,而非民族冲突。所以,《评价》中所说“林爽文起义则主要体现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一句中的“民族”,读者很容易理解为“满汉冲突”,既然是满汉冲突,又怎么是“主要非反清斗争”呢?

三、译名之误。在该刊第30页正文第一段中,《评价》的作者说:“西方方面有谢斯络等主编的《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运动与秘密社会》等书”。法国著名中国学家Jean Chesneaux通常译为谢诺,姑且不论“络”与“诺”之别,其中“斯”音是不能有的,须知法语原名中的“s”是不发音的。尽管目前西文尤其是英文、法文人名之音译尚无固定规范,但原来读音是不能随意变通的。

四、评价之疏。中国书评之弊,积重难返,其弊之尤者,为只说好话,不发批评之言,连身在国外的学者向国内刊物投稿,亦难免浸染此习。《评价》的作者对王著只知其一(优点),不知其二(缺憾)。如能认真阅读原著的话,是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试举三点。

其一,王大为一方面认为加入天地会者都是生存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但另一方面又用统计方法对会党成员的供词开展研究,说明这些人“有家口,有宗族,有赖以生活的村社”,而且,林爽文本人就不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无赖”(原书第70页)。其说自相矛盾。

其二,王大为认为,清政府对天地会的镇压,有助于后者向整个华南、华中地区的传播。那些逃离闽台的会党分子在所到之处,又重立新会。原书第129—129页的附图显示了这一地理流传方式,颇有说服力,但原书第130页的统计数字又说,闽粤地区60%的天地会组织是本地人创立的。这是作者必须加以解释的。

其三,王著在结构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第六章“中国结拜组织与晚期中华帝国”仅用了区区5页。作者的原意是,在这一章里,“将前面各章所述材料和观点放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实际上,由于篇幅所限,作者的目的并未达到——至少有两点,一是结拜组织或会党在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活动特征,即它们对内互助、对外犯罪与反清斗争的关系;二是会党的政治性、破坏性是如何被后来的政治团体所利用的。如此,全书不免头重脚轻。

一篇书评,尽说好话,原作者固然受听,但对原作无补。《评价》的作者除了这一点外,还缺了一些专业知识,如会党史,如翻译常识。笔者看到了这些问题,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王大为的著作,优点大于缺点,中国学者可用作“他山之石”。中译本出来后,想必会有更多的正确的评价。

---

①一篇是《巫术与宗教信仰——嘉庆道光年间赣东闽西地区天地会诠释》,载《中华文史论丛》总第54期(1995年),该文系作者向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南京,1993年6月)提交的论文:另一篇是《1782年台湾漳泉大械斗诠释》,现在台湾一杂志待发。

②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4-427页;另见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00-214页。

③会党起源尤其是天地会的起源是目前会党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在20世纪出现了十数种观点,后来主要集中与“乾隆二十六年说”和“康熙十三年说”,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胡珠生:《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参见刘平:《拜把结会、分类械斗与林爽文起义》,载台湾《史联》杂志总第35期(1999年11月);刘平:《林爽文起义原因新论》,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⑤姚莹:《康　纪行•东槎纪略》,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625-626页。

⑥参见Harry Lamley 1981.“Subethnic Rivalry in the Ch'ing Period”, In Emily M. Ahern and Hill Gates, *The Anthropoloy of Taiwanese Society*, pp. 282-31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d Ownby. 1990.“The 'Ethnic Feud' in Qing Taiwan: What is This Violence Business, Anywa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1782 Zhang_Quan Xiedon.” *Late Imperial China* 11.1:75_98.